

既能不离家,又能照看娃;既能交朋友,还能赚钱花

“蚂蚁工坊”让“老漂族”实现家门口就业

“在这里做些简单的手工活,既能照顾到家庭,又能赚到钱。每天说说笑笑,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真不错。”8月10日,在宁波市北仑区大碇街道富春社区“蚂蚁工坊”,今年55岁的吴宝兰高兴地说。在这里,50多名外地到甬的“老漂族”实现了家门口就业,愉快地融入了北仑生活。



“老漂族”高兴兴地在“蚂蚁工坊”做手工活。

A 既交到了朋友 又赚到了“养老金”

当天上午,记者走进位于庐山花园小区的“蚂蚁工坊”。130多平方米的街面房里,十几名“老漂”正有条不紊地为彩色丝带装箱打包。他们中大多是五六十岁的女性,有的在为托盘黏胶,有的在丝带绕圈,有的在装箱封口……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有时一句玩笑话让全场都合不拢嘴。

“我上个月拿了1600多元的工资呢,很开心!”63岁的刘阿姨老家在河南,3年前跟着儿子来到

宁波。她告诉记者,刚开始时一个人在家,智能电视不会用,出门也不认识朋友,总感觉孤单;另一方面,自己老担心在这里给儿子媳妇带来经济压力,经常吵着要回老家。

“妈,社区里有个‘蚂蚁工坊’,我看好多老人在那里上班,你也去看看。”在儿子的推荐下,刘阿姨终于找到了“组织”,这里的“老漂”来自天南地北,利用空闲时间聚在一起做点简单手工活儿,既交到了朋

友,又赚到了“养老金”。白天大家一起上班,晚上一起出来散步,刘阿姨笑着说:“比在家里生活还舒服!”

富春社区党总支书记、社区妇联主席张孝英介绍说,2018年9月,“蚂蚁工坊”在社区党总支和妇联的指导下成立了,前后接纳了50多名“老漂族”入职。工作时间可以自由选择,月收入七八百元到一千多元,真正让他们“既能不离家,又能照看娃;既能交朋友,还能赚钱花”。

B 接洽业务“有原则” 不接急单、货源要稳

近年来,在北仑富春社区,“老漂族”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。张孝英告诉记者,富春社区有7500多户居民,绝大部分都是非宁波籍,其中有上百名为了帮儿女照顾小孩来北仑生活的“老漂族”。

“我们做过问卷调查,‘老漂族’们的三大愿望是建立一支健身队、有固定社交平台、能有就业机会补贴家用。”张孝英说,富春

社区整合了辖区服务资源,于3年前打造了“蚂蚁工坊”,通过引进一些工艺流程简单、上手操作容易的加工项目,让这些“老漂族”可以在家门口就业,也提供一个社交平台。

工坊开起来,货源哪里找?张孝英亲自跑起了业务。周围的保税区、大港社区甚至鄞州邱隘镇上的企业,她都跑了个遍。“必须得是适合老人们操作的手工活儿,太难

太精细的他们可能完成不了;还有工厂要负责接送货,工资必须一月一结,不接急单,免得老人加班,心理负担重。”

在展示柜里,记者看到此前“老漂”们做的产品五花八门,有纽扣、贺卡、装饰发卡、丝带、塑料花篮等。“很多都是出口国外的呢!”一位“老漂”骄傲地说,她加工的贺卡还到了欧美,“我还没出国呢,这卡片先去了。”

C 坚持党建引领 “蚂蚁工坊”触角还在延伸

“把鱼和螃蟹早点拎回家,中午就可以做了吃!”11时半,“蚂蚁工坊”下班了。“老漂族”们一人拎了一箱礼物,欢欢喜喜地回家了。张孝英说,这些都是附近的联建单位给老人们送来的慰问品。

今年七一前,“老漂族”们向社会征集的三个微心愿,得到周边企业党支部的热烈回应。电风扇送来了、蔬菜海鲜送来了,精彩的文艺演出也正在预约中。

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,这是‘蚂

蚁工坊’能够成功的一大原因。”张孝英说,“蚂蚁工坊”是在“全国亲子阅读体验基地”富春社区小板凳故事会的基础上,延伸开来的六大公益品牌项目之一。在北仑区妇联和富春社区党总支的带领下,故事会坚持“党建带妇建,妇建促党建”的宗旨,不断延伸服务手臂拓展服务内容。在这些公益服务项目中,每个均由相应的睦邻先锋负责,他们分别是一名党员和一名志愿者。

臭气熏天、苍蝇扎堆 这个露天旱厕 让村民苦不堪言

本报讯(记者 陶倪)“记者同志,你来我们这儿看看吧,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……”8月9日,晚报高温热线接到了海曙区石碇街道东杨村一位村民的投诉:一座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露天旱厕周围臭气熏天,严重影响了周边村民的生活。

8月10日上午,记者来到海曙区石碇街道东杨村元六房自然村,在村民的带领下到这个用砖块垒起来的露天旱厕。记者在数米开外就闻到了令人作呕的臭味,厕所边上还有一个敞口的绿色垃圾桶,成群的苍蝇绕着旱厕和垃圾桶四处横飞;旱厕背后几步之遥的河道水质明显泛绿。

记者注意到,住得最近的几户村民,距旱厕不过六七米远。村民们掩着口鼻争先恐后地告诉记者:村里其他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旧式茅房都已陆续改造成了新式公厕,唯独这个旱厕成了被遗忘的角落。很多租住在附近的男女打工人员,因为房子里面没有独立的卫生间,都会在这个露天旱厕方便,要多尴尬有多尴尬!天热的时候更是臭得受不了!前段时间受台风“烟花”影响,村里积水严重,旱厕里的排泄物全部飘了上来,周围村民苦不堪言。跟村里反映多次,到现在都没改造的动静。

“这个旱厕挺深的,万一有老人、小孩方便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了,周围又没有人,要出事情的!”有村民很担心其中的安全隐患。

记者联系上了东杨村党支部书记徐立。他表示,旱厕之所以没有改造,一是资金不足,二是没有必要。东杨村下辖7个自然村,共有户籍人口1650名,4000名左右持暂住证的外来人口。目前一共有15个改造过的公厕,平均每个村2个。“前些年‘厕所革命’的时候,村里分批改造,分两年改造完成,这些都是有指标的。要把这样的一个旱厕拆倒重建成现代的公厕,至少得花10多万元,村里没有这么多的资金。”另一方面,村里人口比较少,元六房自然村有2个公厕,现在大部分的房屋里面也有卫生间,只是偶尔有人会去上旱厕,实际上它就是化粪池的作用,没有必要改造。

那么是否可以取消旱厕?对于记者的建议,徐立认为有施肥需要的村民可能会反对。记者又建议他广泛征询村民意见,他表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难以推进。

村民反映强烈的旱厕问题究竟能不能得到妥善解决?对此,本报将持续关注。



露天旱厕。记者 刘波 摄

记者 滕华
通讯员 胡青蓝 王旭霞 文/摄